

本土文本

母亲的朱家阿哥

□语风行者



绘图 瞿溢

石头都是我外公选的,对我十五岁的朱家舅舅来说,几乎每一个石头都显得太大了。外公拍后杠,舅舅抬前杠,舅舅蹲下来试了一下肩,感觉沉重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舅舅怯怯地说:“阿爸,把杠子上的绳子往后面挪一点,行不行?”外公一听,火了:在老子面前,哪有捡来的儿子讨价还价的资格!抽出木杠照舅舅打去,皮立即破了,血流出来,还骂:“胀干饭的东西!老子活该挣来给你吃!”打完骂完,外公把木杠插到套套上,一头放在自己肩上,另一头探在空中,等舅舅肩头上来。舅舅从地上站起来,把木杠放到肩上,憋足一口气,抬,石头纹丝不动。外公嘴里骂着:“你就该被老子养起来,光晓得吃,不晓得做,老子上辈子欠你们的,这一世来给你们还债!”见舅舅真抬不动了,外公叹一口气,把绳子稍稍往后挪了一点。

自此,大棒,成了我外公跟我朱家舅舅交流的唯一工具。跟外公抬了一个月石头,虎头虎脑的舅舅缩水好几圈,瘦得皮包骨头,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

就在这天中午,朱家舅舅再一次挨打。舅舅二十二岁了,二十二岁的舅舅开始想二十二岁的人应该想的心事。在我外公家生活了七年,舅舅长大了,虽然瘦,但高大,如果营养稍微好点,舅舅应该是个不错的帅小伙儿。他的心事是给村西头赵家的闺女逗起来的,两人一般大小,彼此都有心,经介绍人撮合,两人发展很正常,正常得好比没有什么毛病的黄豆,遇到湿润的土地。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赵家要求我的朱家舅舅去他们家做上门女婿。我外婆没意见,她对外公说,人家是独女,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况且两家隔得不远,可以相互照应。我朱家舅舅也乐意,毕竟可以使他跟他恐惧的骆家阿爸保持一段距离。我外公一听,顺手就给我外婆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实在是响亮,以至于把在场

的我大姨和我母亲都吓哭了。我外公破口大骂:“老子替你养儿子,养大成人,翅膀硬了就飞了,老子活该给你们当奴隶?”我外公其实是舍不得那么好一个劳动力。外公又骂我舅舅:“你是发情的种猪,没有女人你就过不下去了!”

朱家舅舅脸涨得发紫,他第一次反抗我外公:“阿爸,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从进这家门,我就把你当亲阿爸——跟我的阿爸比起来,您差也就差没有生过我。”

我外公一听朱家舅舅提起他的朱家阿爸,更加火了:“你个无情无义的杂种!老子把你供养长大,就图你飞到别家去?是的,你是朱家的,从一开始你就不是老子的儿子,老子上辈子欠你们的,这辈子还债!”

朱家舅舅说:“阿爸,男大当婚,女大……”

我外公说:“不要叫我阿爸!谁是你阿爸?你阿爸姓朱,在官坟坝的坟包里头,骨头敲得鼓响!”

朱家舅舅彻底愤怒了,他说:“不叫就不叫,普天下像你这样的阿爸难找!”说罢冲出茅草屋。

在屋外,外婆拽住舅舅:“儿啊,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

舅舅说:“总不能自己是老光棍,也得让我等到四十三岁才结婚。”

外公冲出茅草屋吼:“只要你挣的工分属于人家,这桩婚事老子一万个不同意!”

舅舅说:“你不同意,我也得结婚!我不是你的手指头,你想咋弯就咋弯。”

一听这话,暴怒的外公顺手从屋檐下那堆舅舅担回的柴火中,抽出一根木柴棒,兜头给舅舅打去。外婆对外公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还动不动就打,就不怕人家笑话!”

外公转身给我外婆一棒:“怕人笑话?老子连你一起打!”

我外公发泄完,好一段时间,这对苦命的母子才从地上爬起来。外婆说:“儿子,听阿妈一句

话,这亲事就按你阿爸的意见办。”舅舅说:“你这不是害儿子吗?”外婆说:“你阿爸是自私,可他也沒其他办法,崽儿上小学了,莽莽眼看也要上学,一个家,光靠你阿爸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一对母子多年来的交谈,都是伴随泪水进行的,今天更不例外。

几个捣蛋鬼还嫌喊得不过瘾,摘起野茄子树上的果子,瞄准,向我大姨和母亲打来。我大姨和母亲被他们围在中间。颜色鲜艳的“水果糖”打着哨子,啪啪啪落在她们的身上,刚才还圆的,啪一下,变成肆意流淌的汁,血水一般。很快,她俩从头到脚,姹紫嫣红。

这会儿,我的朱家舅舅正担着生产队食堂的空水桶向水井走去。给生产队担水,他能获得一顿免费午餐,他每天担一百担。老远我大姨就看见她的朱家阿哥了,在她要喊朱家阿哥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中午的情景,她想朱家阿哥多半不会帮她们的,毕竟,以她七岁资历判断,他们的阿爸确实太不近情理。大姨还看到,我的朱家舅舅走在路上,垂头丧气的,脸上横七竖八的伤痕,全是中午她们的阿爸留下的丰功伟绩。她们的朱家阿哥突然发现,他的骆家妹妹正受欺负,他向她们这边走来。我母亲看见救星,哭得更加委屈,喊了一声:“朱家阿哥,快来!”母亲的朱家阿哥立即撒开腿,跑过来。

这几帖恶性狗皮膏药从来只晓得我的朱家舅舅是个挨打的对象,根本没有把我朱家舅舅放在眼里,我朱家舅舅的到来,并没有打断他们的叫喊:“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要来麻团;骆光圈,没得……”

我朱家舅舅还没有来得及消散的火气顿时爆发出来,他掬了水桶,提着扁担走到他们面前说:“这很好玩,是吧?”

“那还用说!”回答肆无忌惮。“好玩的话,你几个龟儿子试试再说一遍!”

稍微小一点的一个看了一眼最大的一个,又看了一眼比他小的几个,开始喊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

我成天盼着家里自行车的链条坏了。可惜父亲把自行车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每次骑行一次,都要上油抹擦,钢丝锃亮。链条,没有丝毫断裂的可能。李德旺可以提供粗铁丝,他没有链条。我只好放假的日子,去村里修车铺附近溜达,能捡到一节链条,比捡到一角钱兴奋百倍,拿回家,藏在安全的地方,等积攒够了,拿给李德旺,好制作火柴枪。火柴枪也是粗铁丝扭成,精致一点的话,那得动用黄铜丝或紫铜丝,那是更昂贵的金属。工具还是老虎钳,一把头扭成型,这个过程,只能稍微调整,否则就做砸了。也只有李德旺这样的高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火柴枪的子弹是火柴,火柴头的火药刮下来,填满“弹匣”。有段时间,家里的火柴,使用量大增,甚至整盒火柴,莫名其妙地丢失,一盒火柴2分钱,惹得得分计较的母亲,大发雷霆,她不得不把所有的火柴揣在兜里。一根火柴棍,从枪膛塞出来,像是步枪上的刺刀。扣响扳机后,可以发出鞭炮一样的声响,那根火柴棍也飞出去老远。李德旺造的火柴枪,可以同时塞进两根火柴棍。威力大了一倍。每放一枪,我都会闻一闻枪膛的硝烟味道。连发几弹,枪膛微热,硝烟味道更浓。看上去,火柴枪更像一把枪。这是粗铁丝和火药加特的产物,

“骆光圈,四十三,娶个媳妇儿俩铜圆,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要来……”

“算你们有种!”只听啪一声,喊声像电喇叭遭遇停电,接着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和哭声。

扁担断成两截,稍微小一点的那个再也站不起来,其他孩子绿头苍蝇一样,嗡一声飞散了。

那孩子一族几十口子,当天傍晚就找上门来。他们只有两个要求:要么赔钱,要么把我朱家舅舅的腿打断。一伙人来势汹汹,当然也不敢乱来,毕竟我外公人高马大,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儿:谁没见过他打过捡来的儿子?打起外人来恐怕更厉害!我外公也懂得牛打死牛填命、马打死马遭瘟的理儿,请来生产队长作决断,生产队长望了一眼我外公空得没有内容的茅草屋说:扣朱家舅舅一年的工分,给那孩子,直到医好骨折。其实生产队长也怕我外公,只要我外公不让他跟他捡来的儿子享受同样的待遇,他就顺坡下饺子。

当天晚上,我的朱家舅舅又挨了我外公一顿包裹。茅草屋,我外公咆哮得像碾盘上滚动的碌碡:“现在好了,真正成了吃家饭属野屎的杂种了!”

那家人对生产队长的处理非常不满,可他们不敢找生产队长捞道理,生产队长大小也算个官,把他们管理得结结实实的,如果不能像外公那样凶猛,谁还不怕生产队长?过了半年,找了个机会,他们从高处射下箭竹,射破了我朱家舅舅的左眼。瞎了一只眼的朱家舅舅再也不能干农田里的活,专职给生产队的食堂担水,每天两百多担。每天,我朱家舅舅天不亮就上食堂,天不黑不回家。外公早上起来看不见屋檐下新劈的柴火、缸里新汲的井水,整天骂骂咧咧的,从朱家舅舅碗里舀出来的糠皮菜粥更多了。

到了腊月,差点成我舅娘的人,嫁到村子东头钱家,送亲的队伍从我外公门口经过,朱家舅舅躲在茅草屋里哭,外婆含着泪水说:“哭啥,一双眼睛都哭瞎了,我供养你?”朱家舅舅说:“阿妈,我恨阿爸。”(二)



忘忧草(组诗)

□袁银峰

乌鸢鸟
是的 在村镇的边缘
沥青路上
僵卧于一抔血泊
四级风已经撑不住
它的翅膀
黑乎乎的身影
经过雨淋和暴晒
终会褪色
消失

也是在村镇的边缘
一只乌鸢鸟
低飞过公路的瞬间
居然坠落
丢下了自己
黄喙嫣红

它们的鸣叫
像笛声也有箫韵
可惜一群胆怯的隐士
即使索居村镇
从垃圾堆觅食
眼更尖
在枝头 在空中
腾挪闪跳

再敏捷也躲不开追杀

傍晚,路过芦苇丛
风于傍晚路过的时候
落下一些声音
有燕雀归林的鸣叫
和夕阳的余晖
绕着芦苇丛
摇曳乡村寂寥的光阴
小河远离了童年
和炊烟
浮藻之下
有没有垂钓的人
滑钩的鱼
至今
像一些游离的梦

少数沉默的麻雀
人们大多会像麻雀
结伴起飞飞落
叽喳又叽喳
整个世界一片稻田
还不愁粮食
沉默的人在草窠
仰望天空
心中一种滚烫的爱
灼伤了自己
都不擅于演说
他们想将聒噪托付
给路过的云
而得不到声波
——麻雀已经卑微
其中少数几只
忍着饥渴偷得浮生
半日的春光 等待

血 蚱
应了一句俗语: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泥蚱 滩涂的种群之一
披褐色薄皮
贝壳布着壑沟
像瓦屋椽
——世纪居民
在沙丘
风雨于季节中留下潮汐
来去的喧嚣

围炉的时候
比文蛤下酒
安慰了灼痛的胃
带来祈愿

令人惊悚之艳
血色汁水
在咀嚼甘味和柔嫩之前
啜饮
像溪水漫溢烂石
浸润着舌口
给心
解了焦躁和愁苦的干渴

弹 奏
——致跑步的人
在路上只有跑步
才是弹奏
身影跳荡

于日夜交错之间
黑白琴键
当噪声消音
当心中空了
当泪水滑落
呼吸的节奏
不紧
不慢
脚掌和脚跟
交替之间
扶着风
——你就是一个
隐秘的乐手
四季里
收放起落的动作
所演是简谱
七种音符
休止于汗滴
脉搏中流淌的歌
舒缓
悠长

忘忧草
持续的咀嚼声
爆裂于齿缝
笼着一层薄烟
淡黄色
在舌尖之上
和萋萋
和蓼茸
一样都是清欢
就是它
绽开过六角花
在路旁
在山坡
在干草甸子
给深秋暖春光

喜爱了多少年
当吞咽时
感到龋才想起
它的名字
叫忘忧草

总有一支单曲在循环
离开时关了门
单曲却循环不息
黑暗中
绕着一桌一椅
还有一水瓶
和垃圾桶
绕着散落的烟蒂
杯底的茶梗
还有黏附其上
像夜色中东大街
车灯般的念想
驳杂而乱

离开后房间空了
歌声无人倾听
掺入了浮尘
回来时将掸不净
也擦不掉
而且冻结在窗上
会起霜——
有山痕水迹
和花朵

给你一个掌心
和你遇见于楼梯
总是夜晚
冷清清
灯光蒙了灰尘
暗淡
季节起过风暴
下过冰雪
公寓在流转之中
已经旧了洞房
设过灵堂

这个夜晚安详了
身影不再惊惶
和躲避
趴着窝在门外
梦中也许不流浪
自顾不暇的人
给过什么
让你摇起了尾巴
——抚摸
像签名
有一点潦草
掌心的温度36.4
不是空空的
有几絮暖

英雄之梦(散文)

□关立蓉

自打看过露天电影《花木兰从军》,看过《洪湖赤卫队》,看过《红岩》,女扮男装的花木兰,拉弓射箭,英姿飒爽;韩英和双枪老太婆,腰别双枪,弹无虚发。三位女英雄,巾帼不让须眉,成为乡村女娃膜拜的对象。摸不到真弓真枪,一时,弹弓、火柴枪和泥巴手枪,成为短发女娃梦寐以求的装配。

没有敌人可打,那阳怕的理想就是能用弹弓打着一只鸟。随便什么鸟,只要它能在空中飞翔。村里的男娃都有打下鸟的经历,他们拎着战利品,在女娃面前趾高气扬。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槐树。麻雀很喜欢飞上去,成天叽叽喳喳。我天天瞄着麻雀打,但除了让它们扇动翅膀,呼啦一声,集体掠过之外,没有任何收获。这群麻雀,每天还会雷打不动地飞回来,再飞走……如此循环反复。它们挤在一棵树枝上开着小组会,似在嘲笑:别做花木兰的美梦了。

我怀疑,我的弹弓不够好。这把弹弓,父亲锯掉老槐树一节树杈做成。我央求村里的李德旺给我做一把弹弓,用粗铁丝。铁,属于金属,有了金属的光泽,才有武器的味道。李德旺是村里有名的能工巧匠,铜钹,哪怕摔成几片,他也有本事复原;过年做门笺,也是一把好

手。他在家里的堂屋做门笺,燃起一炷香。他拿出硬纸板做成的模子,红纸被裁成一叠,16开大小,模子严丝合缝地蒙上去,然后用锋利的刀雕刻。

李德旺用粗铁丝,几下扭一扭,就成了优美的弹弓轮廓,绑上暗红色的橡皮筋,手感相当不错。可我还是打不下任何一只鸟。为了心中的花木兰,我和小伙伴吹了牛,我说,有一天,我射出的小石子,擦到了鸟的翅膀,他投来轻蔑的眼神。

后来,我打了一只鸡。鸡是鸟的亲戚,甚至可以想象,是凤凰坠入人间。这是一个疯狂而堕落的决定。有一天,不知道谁家一只母鸡,咯咯叫着,跑到我家院子里。我拉开弹弓,装上一颗石子,在二米的距离内,射中了这只鸡。它发出仓促的咯咯声,倒在地上。我以为它死了,吓得有点哆嗦。我走上前,没有发现血迹。过了好半天,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声不吭,跑到院子外。冬季荒凉的田野里,洒满温暖的阳光,它卧在枯草堆里疗伤。突然的袭击,让它晕倒的过程,一定让它奇怪。还好,它只会咯咯地叫,没有人懂它的语言,它没有办法诉说它的遭遇。如果被人知道,我的花木兰的梦想,彻底破碎。

自行车上的链条,对乡村的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链条拆装,可做成火柴枪的枪膛。为了一把火柴枪,